

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规定 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

刘永佶

【提要】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关键和主要内容是以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和自主地位为依据，在主义的指导下确立主题，即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由从抽象到具体地展开八个层次构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辩证的实证抽象方法，是实现主题的主观因素。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的研究要集中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进行概念规定，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形成规定中国现实经济主要矛盾的抽象核心概念。

【关键词】中国政治经济学 主义 主题 现实经济矛盾系统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1—0053—10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成立，不是从某外国经济学原理演绎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发展，而是以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和自主地位为依据，明确以现代中国劳动者为主体，以概括主体利益和意识的劳动社会主义为主义，在主义的指导下确立主题，即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矛盾，以辩证的实证抽象方法建构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探讨解决中国经济矛盾的途径，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改革和完善经济制度和体制，优化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改进经营管理，坚强主权主动拓展对外经济交往。

一、确立主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关键和主要内容

主题，从字义上讲就是论说的主要问题，小到一篇短文，大到一部学术著作，以至一个

学科的学说体系，都有主题。只有确立了主题，文章才成其为文章，著作才成其为著作，学说才成其为学说。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具有明确国度性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和逻辑演进的必然，是继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政治经济学、德国政治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美国政治经济学之后新的国度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关键和主要内容，就是确立主题，这个主题不能凭空设想，必须有切实的研究对象，这就是现实存在的中国经济矛盾。但只有对象还不能构成主题，主题是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统一，要按照特定目的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研究

*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方法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1AJL001）的资助。

目的是主体利益和意识概括的主义的集中体现，是展开和实现主义的主动因素。现今中国，只有劳动者要求解决现实矛盾，只有在劳动者利益和意识概括的劳动社会主义引导下，才能提出揭示现实存在的中国经济矛盾的目的，因此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就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而非劳动者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其利益在于维护和掩饰中国现实经济矛盾，不可能提出揭示矛盾的目的，不仅不会为解决中国现实经济矛盾而进行研究，甚至不承认中国政治经济学，而是强调美国政治经济学为“普世”的“现代经济学”，反对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并根据其利益对现实矛盾进行辩护或提出政策主张。非劳动者的阶级或利益集团与劳动者的矛盾，正是中国经济矛盾的主要因素，其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反对，阻滞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形成，突出表现就是反对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从而不能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是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要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制度建设和改革完善的必然。这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其关键和主要内容就是在以现代中国劳动者为主体、以劳动社会主义为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以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

主题是主义的展开与实现，是在主义指导下对对象有目的的研究，各国、各派政治经济学都有主题，并由此而成立。各国政治经济学主题的差别，不仅源于国度性经济矛盾，更取决于因主体差异而决定的不同的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者及所代表的社会群体主体就是经济矛盾的组成部分，不能从外部进行“超脱”、“客观”的研究，而是也只能是将概括群体主体利益和意识作为研究的首要环节，进而从概括群体主体利益和意识形成的主义所规定的目的出发，对现实经济矛盾进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其主体性是统一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苏联的、美

国的政治经济学都是这样构建的，其主题的差别也由此而生。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必然这样构建，其主题也因对象和主体的主义规定的目的而与外国政治经济学有所区别。

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但有一些经济学者否认这个必然，甚至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不成立，他们将美国政治经济学说成现代人类共同的“普世经济学”，不仅否认中国的主权和主体，也不承认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国度性；他们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义为主义，以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为主题，因而其“研究”，也就是依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美国大资本财团有效控制世界经济，获取最大利润），使中国经济适应这个主题及由其制定的各种“公理”，而纳入美国大资本财团主导的“全球化”进程，遵守以美国政治经济学为学理依据的“市场经济规则”行事；他们所提出的政策主张，充分贯彻着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义和主题。这种做法，势必否认中国经济的主体性，进而否认中国的独立性和主权，使中国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或“外围”。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为此就要克服将美国政治经济学装饰成“现代人类共有的”政治经济学的观念，在明确政治经济学国度性的前提下，认知中国政治经济学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中国作为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大国，是只有二百年历史的美国不可比的，中国与美国在经济矛盾和文化上的差异也是明显的。美国政治经济学作为大资本财团经济观念的系统表述，在主题上不仅包括如何维护其利益所体现的制度、体制和规则，也对如何把世界各国经济作为实现其利益的手段做了深刻思考，它的“世界性”就在于此。美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有其特殊性，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也要有其特殊性。我们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主题中可以借鉴的一般性，就是其主体、主义和主题的统一。但中国政治

经济学的主体、主义与美国政治经济学有本质区别，研究目的和对象也不同，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确立特殊的主题，这就是在概括中国现代劳动者利益的劳动社会主义指导下，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切实依这个主题进行研究，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关键和主要内容。

二、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

制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仅有近三十多年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美国政治经济学，还有此前三十年主导中国经济研究的苏联政治经济学。与美国政治经济学一样，苏联政治经济学也否认自己的国度性，自称是全人类共有的一般经济规律的论证，中国经济学界接受了这种观念，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规律”。实际上，苏联政治经济学虽然以“社会主义”名义出现，但其主体并不是劳动者，而是苏联领导集团，其“社会主义”也只是苏联领导集团利益和意识的概括，而其主题，则是按苏联领导集团的意志，从“经典作家”的论著中择取某些言论，拼合成几个“经济规律”来演绎制度和政策。虽然毛泽东曾对此提出过一些不同看法，但毕竟不系统，当时也未公开发表，因而苏联政治经济学对中国人开始接触政治经济学时的先入为主的制约，不仅作用于当时，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现在，某些论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人，还是将苏联教科书视为“一般经济规律”而演绎应当如何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他们所说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原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翻版，只是不再提“苏联”，而是据其拼凑的“经济规律”提出政策建议而已。他们并没有考虑中国政治经济学应当有自己的主体、主义和主题，只是从他们所界定的“主义”、“经济规律”进行演绎。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他们又把美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宏观”部分掺加进来，以论证“中国市场经济”应该如何。

中国政治经济学与苏联政治经济学、美国

政治经济学都是国度政治经济学。苏联或美国的政治经济学，论证的是其特殊矛盾，并不是“一般经济规律”，而中国政治经济学也不是按苏联、美国政治经济学论证的“一般经济规律”演绎的关于中国特殊经济的政策性建议。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以中国现实经济矛盾为对象的，这是历史形成的系统，对此，任何外国经济学家都没有切实的研究。只有依中国现代劳动者主体利益所概括的劳动社会主义，以解决矛盾、实现劳动者社会主体地位和提高素质技能为目的，确立主题，持续研究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中国政治经济学才能逐步地形成和发展。

中国政治经济学所要规定的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由八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基本经济矛盾，对这一层次经济矛盾的规定，是劳动社会主义展开的首要环节，也是规定中国现代经济矛盾系统的基本观点。在这个层次的规定中，我们将劳动者素质技能与社会地位的矛盾作为人类的基本经济矛盾，这是劳动社会主义经济观的集中表现，也是规定中国现代经济矛盾系统的总纲。第二层次是对现代人类所处的一般经济阶段，即商品经济矛盾的规定。在这个层次的规定中，主要论证现代劳动价值论，这是劳动社会主义经济观的全面阐述，也是规定中国现代经济矛盾系统的理论依据和先导。第三层次是中国经济国度性矛盾，这个层次的规定将明确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历史成因及其在现代世界经济矛盾中的地位。第四层次是制度层次经济矛盾。对这个层次的探讨，要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性质，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及其与占有权的关系规定现实经济的阶级和阶层，探讨主要经济矛盾，说明各种经济成分或势力的相互矛盾。第五层次是体制层次经济矛盾。体制是制度的阶段性形式，在这个层次的规定中，集中探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现阶段的特点及其与占有权的关系，由此规定现阶段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和矛盾。第六层次是经济

结构与运行机制层次矛盾。这个层次是经济体制层次矛盾的展开,涉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占有对使用权的支配、布局和使用,以劳动力结构、投资结构为基本,具体化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因结构而形成的运行机制。对这个层次矛盾的规定,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的总格局与发展状况。第七层次是经营管理层次矛盾。这是对企业和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关系的规定,这个层次具体展现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使用权如何由所有权及其占有支配而使用,即经营和管理。第八层次是对外经济关系层次矛盾。这是国内经济矛盾在对外关系中的集合,各种经济权利集中于主权。对外经济关系直接表现经营管理层次矛盾,并包括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以及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矛盾,从而使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得以展示。对这个层次矛盾的规定,不仅要关注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利益,还可以验证、充实对前面各层次矛盾的规定。

中国经济矛盾系统的各层次是内在统一的,由抽象到具体规定的各层次是总体的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理论规定,它们是逻辑的,更是现实的。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为主题,既是劳动社会主义所体现的劳动者主体利益的实现,也是形成解决中国经济矛盾主张的依据。明确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也就把握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确定了研究的主要内容,依其层次逐步探讨。

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是博大宽厚、错综复杂的,对这个系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系统经济学科进行分层次的研究,并不是只有一门政治经济学就可以全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内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承续中国几千年经济思想成果,借鉴外国几百年的经济学科发展,今天的中国已形成了“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部类经济学科,其中又有若干具体的经济学科,虽然其划分不尽恰当,系统性尚不明确,但对中国现实经济各层次矛

盾,已经都有相应学科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明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定位,也就成为确立主题、进而发挥其在中国经济学科系统中主导作用的必要环节。

中国政治经济学以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为主题,并不是对其中各层次的矛盾都进行全面、专门的研究,而是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各层次的系统性和相对抽象的第一至第五层次的研究为主,并对专门研究具体层次矛盾的具体经济学科的成果进行总体概括,以充实对经济矛盾系统性的认识,导引、协调各具体经济学科的发展。

经济矛盾是人生存、交往的集合,个人利益和社会群体、集团乃至阶级、阶层的利益相互交织,分工、协作、冲突相互依存,人类就是在这种庞杂混乱的经济矛盾中存在和延续的,既有序又无序,既有规则又不断突破规则。现象上的杂乱无章有其内在的本质,错综复杂中有其系统。认知经济矛盾系统是人类进步的必要环节,从经济思想到经济学说,以至分层次的专门研究,形成了相应的学科和概念体系。这些对具体层次的专门研究,虽有一定的联系和照应,但往往各自为学,研究范围既有所重合,又会出现疏漏,观点和概念还会冲突。急切需要从总体上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进行规定,明确其层次和内在的统一性。对此,各具体经济学科都不可能进行研究,能够承担这项工作的只有政治经济学。而已有的外国政治经济学,虽然对此有所涉及,但很不充分。比如美国政治经济学,其主流新古典综合派将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前者研究企业和个人经济行为,后者研究国家总体经济运行和政策,既不承认经济学科的国度性,更不进行制度、体制层次矛盾的研究,似乎美国现行经济制度和体制是“自然形成的”人类世界的唯一制度和体制。以美国政治经济学来演绎中国经济的人,也就片面鼓吹中国经济如何向美国看齐、靠拢,根本不考虑中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而曾在中国

居主导地位的苏联政治经济学，虽然侧重经济制度，但却把苏联模式说成“人类共有”的“经济规律”，其在中国的推行则侧重以苏联教科书的几大“经济规律”来演绎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对于具体层次的经济矛盾，只是作为演绎的对象，不能进行切实的归纳性研究。

中国人之所以要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重视本国经济矛盾的特殊性，也是克服外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缺陷。曾经在两千多年历史上走在人类前列的中国人，有责任在今天的时代以自己的先进制度和文​​化继续引领世界，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过程中，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为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启迪，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必要内容和价值。从英国政治经济学开始，各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努力探讨经济矛盾的层次和系统性，但由于主体、主义和时代的限制，他们的认识仍有局限，这既是他们研究本国经济矛盾的结果，也制约了其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一百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力求运用外国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矛盾层次和系统性的认识来演绎中国经济问题，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有诸多失误。这一过程的经验教训，要求我们必须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主义，在方法论上重新探讨经济矛盾的层次和系统，并由此来确立主题。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我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矛盾的论证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和中国经济矛盾的，并形成了“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路，但在《中国经济矛盾导论》^①的写作和反思中，我发现了这种思维的局限与缺陷，于是开始对中国经济的现实矛盾，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进行归纳性研究，在借鉴马克思及其他外国经济学家已有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关于经济矛盾层次和系统性的认识，先是六层次、进而八层次，并对各层次的位次和关系不断调整，前面关于中

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论说，就是我现在所达到的认知。从对这一系统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中，我认识到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中的重要环节，并将其作为我研究的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中的另一重要环节，就是对经济矛盾系统中前五个层次的专门研究。其中，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既是中国现实经济的基本和抽象环节，也是所有国家经济矛盾的基本和抽象环节。但中国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环节的研究，并不是脱离中国现实而进行一般的规定，更不能从外国人已有的认识来演绎，而应从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探讨中，结合外国经济矛盾的演化和外国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进行概括论证。第三层次是关于中国现实经济矛盾国度性的探讨，也是对中国经济矛盾特殊性的规定，包括对中国经济的历史，及中国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内在统一的研究。第四、五层次对中国经济制度和体制的研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必要内容，是其他具体经济学科不进行专门研究的。从第一层次依主义而规定的基本观点，到第二层次的展开，再到第三层次对中国经济国度性的规定，为探讨中国经济制度和体制矛盾提供了必要依据。在这三个层次的研究中，将从劳动者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论证制度性质，并就此探讨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进而探讨所有权对占有权的展开与制约，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矛盾在阶段性的体制层面的演化与改革。对于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其他层次矛盾，中国政治经济学并不做专门细致的研究，但要从总体上对这些层次进行概括性探讨，说明其在系统中的地位及与具体层次的关系，为具体经济学科的专业研究提供方法论和原则。

三、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实证抽象

中国经济矛盾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每时每

^① 该书1993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刻都生活于其中的，并因我们的生活而构成和演化。我们的利益、冲突、协调就是中国经济矛盾的现实存在，我们也在生活中切身感受着这种矛盾。然而，我们却不能直接感受中国经济矛盾系统，必须对感受进行理性思考，才能做出科学的规定。为此，就要探索与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实现主题的主观因素，体现于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规定的每一个环节。

研究方法作为主题的必要因素，是主义的展开，因而也必然受主义的制约。二三百年来，除在英国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斯密和李嘉图曾用抽象法揭示经济制度矛盾、对新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做出原则性规定外，在西方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英、美两国政治经济学，依循哲学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将实证与抽象割裂，片面强调对经济现象的描述性实证。这在当今美国主流政治经济学中得到充分展现。受其主义的制约，美国主流政治经济学将抽象的“经济人”的观念视为人类基本观念，也是其对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两层次（它甚至不区分这两个层次）的规定，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进而认为资本雇佣劳动制度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是不可更易、不容动摇的，因而也是没有矛盾的。其所注重的只是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等具体层次的矛盾，用所谓“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两部分加以论证，并提出政策建议和企业指导。为此，就从数学和自然科学寻求方法，归纳现象，描述事实，提出建议和指导，虽能收到某些实用性功效，却不能（因其不要）揭示经济矛盾本质。不仅不规定经济矛盾系统，反而掩饰制度和体制经济矛盾。美国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流行，严重干扰了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排除这种干扰。

中国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只能以马克

思《资本论》的逻辑为基本前提和原则。马克思从概括产业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出发，将规定资本雇佣劳动制经济矛盾系统作为研究主题，确立了以劳动为依据的“真正人道主义”哲学观念，并在方法论上将实证与抽象辩证统一，创造了《资本论》的逻辑，系统地规定了资本雇佣劳动制的矛盾。虽然马克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制度及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层次，但《资本论》的逻辑却为我们探讨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提出了基本观念和原则。由于苏联政治经济学在其所谓“马克思主义”旗号下，用苏联领导集团的意识界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严重歪曲了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精神，因而在主义、主题和方法上有严重缺陷，导致其在短期内消亡和苏联模式的解体。今天，苏联模式和苏联政治经济学已不存在，但其思想和方法的传统却还影响着某些中国人的思维。克服这种影响，是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必要因素。

苏联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依然坚持实证与抽象的对立，与英、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它所强调并突出的是与实证脱节的抽象，在用传统东正教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的方法论作了机械界定的基础上，以苏联领导集团的意志，曲解“经典作家”的言论，拼凑出所谓“经济规律”，由此来演绎经济现象，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其要点是认为本质和规律都是先验的，是在经济矛盾之前就存在并决定经济现象的。这种观念和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仍有一部分人还在试图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创建中国政治经济学”。

中国政治经济学绝非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再版，不仅研究对象有国度性的差别，更要克服苏联政治经济学在主义和方法上的缺陷。为此，就要消除苏联政治经济学以教条主义对马克思理论和方法的曲解，深刻理解马克思《资本论》逻辑的原则，进而在对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研究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规定中国现实

经济矛盾系统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证抽象法，它不是先验的，更不是外来的，而是在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研究进程中，逐步形成、充实和发展的，是内省外化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必要内容。

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证与抽象，并不是两种方法，也不是一种方法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种方法的思维性质和过程的规定。西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会将实证和抽象割裂并片面坚持一端，原因在于从人之外（上帝、自然神、物质）去界定世界本原和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①马克思将主体规定为人，而人本质的核心是劳动，以劳动为基础的实践是人的认识的来源，从而确立了人的认识的内在统一性，克服了将实证与抽象割裂的缺陷。《资本论》的逻辑很好地处理了实证与抽象的关系，但这一层次并不为苏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工作者所理解，依然坚持对二者的割裂并片面强调先验演绎，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以至今天仍有人以苏联教科书的思维方式来演绎论说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摆脱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承续马克思关于实证与抽象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矛盾的规定中，进一步明确和充实实证抽象法。实证是对抽象思维性质的规定，抽象则是实证的思维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绝非仅对现象表面联系的描述，不是以先在、外在的数学模型来演算经济现象，更不是用数学方法对某个经济学“原理”的验证。实证之“实”，不仅在于所感知的现象要符合实际，更在于揭示和说明现象的内在本质联系，中国古语“实事求是”，就是实证的最好解释。为从“实事”中“求是”，就要对现象材料进行多层次的抽象，分析其本质要素并将之综

合，规定概念、展开概念、改造概念，通过概念的转化建立体系，由体系来演绎、说明现象。实证之“实”，不仅在于说明现象，还在于实践，在对经济现象的说明中，发现解决矛盾的途径。从最初的对经济现象的比较开始，实证的抽象过程就包含着解决矛盾的目的，目的贯穿于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和主干的思维全过程。也就是说，在进行主题的研究中，就已经包含着对解决矛盾的主张的思考，而当对中国经济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做出比较充分的概念体系规定后，就要转入对主张的研究。

实证抽象法的特点和首要环节就是对主体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是在经济矛盾中存在的，是经济利益和行为的主体，他们都要在研究中认知个人利益与相应群体的总体利益的统一性，进而从这种统一性出发，概括群体主体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立命”，“立命”是“立意”的根据，“立意”就是明确主义，进而确立主题。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是现代劳动者的一员，其个体是统一于总体的，概括主体的利益和意识，是实证抽象的第一步和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思考和确定价值观，这既是立命之自省，也是立言之自律。价值观制约着研究者的思维和努力程度，影响着其对所研究问题的判断；价值观贯彻于研究活动的全过程，主导内省外化的系统思维。研究者个人的价值观与其代表的群体总体之主义是统一的，主义是众多研究者以自己的价值观对总体利益的概括，并体现于每个研究者的价值观，制约着其研究活动，进而展现于其研究成果。

对中国经济现实矛盾系统的实证抽象，主要体现于以下环节：

第一，从中国实际经济矛盾出发，而非从既有外国经济学说出发。规定经济矛盾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矛盾。解决中国经济矛盾的动因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和动力就在中国经济矛盾自身，中国政治经济学要从现实矛盾的规定中发现解决矛盾的动因和动力，而不是模仿外国经济学说进行演绎。

第二，充分占有中国经济的现实与历史材料。现实和历史经济材料是经济矛盾的直接反映，也是实证抽象的素材，对这些材料的调查、收集和占有，不仅体现于研究的初始，还体现在实证抽象的全过程，要尽可能详细、充分，以满足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需要。

第三，以概念运动为主干。实证抽象过程的思维形式比较、分类、归纳、分析、综合、定义、论证等都集合于概念，其成果集中体现于概念运动，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是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概括。突出概念运动的主干地位和主导作用，是实证抽象的关键。

第四，注重从制度层次规定中国经济主要矛盾。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中，制度层次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实证抽象要在规定中国经济矛盾系统时，注重主要经济矛盾，即劳动者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与行使所有权派生的公共占有权机构的矛盾，由此规定概念运动的核心概念，并构建概念体系。

第五，正确处理实证抽象中的定性定量关系。经济矛盾是质与量的统一，实证抽象就是从质与量的统一中规定经济矛盾本质，说明其现象，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定性研究，是对经济矛盾系统各层次、环节性质的规定，以概念运动表现出来，是实证抽象的主导。经济过程量的关系是质的展开，定量研究是对经济矛盾过程量的关系的探讨，是定性研究的继续、充实和深化。要根据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需要，在定性研究的主导下展开定量研究，并验证、充实、改进定性研究。同时，要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需要而非依从既定数学公式选择使用定量研究的数学方法，避免将中国政治经济学变成数学的“习题集”。

第六，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由不同层次构成，各层次中又有若干矛盾环节。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专题研究和系统研究的统一，专题研究是系统研究的基础和要素，系统研究是专题研究的综合和总纲。

第七，建立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论述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概念转化从抽象到具体阶段的体现。中国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也要通过论述表达、作用于社会。要构建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体系来论证主题，展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成果。

第八，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在实证抽象进程中具体化为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原则，作为思维的导向，在总体上制约概念运动，保证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的实现。

四、构建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是以现代中国劳动者为主体、从概括其利益的劳动社会主义角度对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规定。中国政治经济学能否成立、其成熟的程度，都取决于概念体系的构建。构建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概念体系的依据，一是劳动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实证抽象将劳动社会主义贯彻于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探讨。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八层次及其关系的规定，既是规定和改造概念的依据，也是构建体系的首要环节。在此基础上，规定和改造概念，并在概念转化中构建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

那种把美国或苏联政治经济学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观点，将所依从的外国经济学说当作人类共同的经济规律，将其概念不加区别地运用于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规定和改造概念，他们的注意力只放

在引进外国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来演绎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上。他们对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引进和使用，只看到外国与中国经济形式上的一般性，却忽略了其内容上的特殊性，从而也不可能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本质和规律。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要承认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已大量引进和使用的情况，但不能以这些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如果这样做，除了侵犯外国经济学家的“知识产权”以外，也不可能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而且会严重干扰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解决。

我们不可能像英国政治经济学创始者那样主要由自己规定概念，但可以效法马克思，在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中规定若干概念，特别是关于主要经济矛盾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据改造他人的旧概念。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的研究，也要集中于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中国现实主要经济矛盾存在于制度层次，是劳动公有制中劳动者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权与行使其派生的公共占有权机构的矛盾。对这个矛盾的概念规定，确立了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的核心，既可以明确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本质，又是对其他层次矛盾进行概念规定的依据。

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层次的性质，现在也有人用从外国政治经济学引进的部分概念来界定，但由于没有明确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层次，其所引进的概念不但是有限的，而且也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需要，逐层次地验证已有引进概念的情况，依据规定主要经济矛盾的核心概念来规定概念或改造引进概念。对于该层次矛盾性质尚无引进概念界说的，要集中对其性质进行概念规定，并据此补充相应矛盾环节的概念规定；对于已有引进概念界说该层次矛盾性质但不适当的，应以新规定的概念取而代之；对于已有引进概念比较适宜规定该层次

矛盾性质但又不准确的，要依核心概念加以改造。

在规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对仍适合界说各层次矛盾性质和环节的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改造，并不是替外国政治经济学完善其体系，而是根据中国现实经济矛盾重新规定其内容，使之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实际上，在将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译成汉字时，就在语词表示上进行了初步改造，百余年来中国学者在翻译外国政治经济学著作时，下了很大功夫，将那些拼音符号译为汉字，是相当不容易的，也是我们改造这些概念的必要前提。外国政治经济学是其本国经济矛盾的概括，对它们的改造并不是要纠正其在规定本国经济矛盾上的偏差，而是要吸收其在相应层次经济矛盾规定中一般性成果的同时，以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为根据，重新规定其内涵乃至外延，使之成为可以概括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相应层次和环节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对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改造，应先从外延上检视其是否与相对应的经济矛盾相符，并纠正其偏差，进而分析其内涵的国度特殊性和世界一般性，剔除其与中国实际不符合的特殊成分，保留和修正其一般性，进而从规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出发，以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实证抽象得到的认识，充实其内涵，进行重新定义，使之成为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概念。对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改造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概念的规定，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要在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反复实证抽象中多次进行。在规定和改造概念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概念的展开，它是概念规定和改造的继续，其作用在于展开概念对经济矛盾本质的规定，说明现象，探讨解决矛盾的途径，同时发现概念的缺陷，为进一步规定和改造概念做必要准备。

概念的规定、改造、展开，并非单个概念独立进行的，而是在统一的实证抽象过程中相

互依存、渗透而辩证转化的，在这个过程中各概念按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而运动，并由此构建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的概念体系。

现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对具体层次经济矛盾的认识，逐步达到对体制和制度层次矛盾的认识，形成规定中国现实经济主要矛盾的抽象核心概念。针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应首先考虑如何规定概念。只是在所引进的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在一般性上能比较准确地界说中国经济矛盾的具体层次、环节，而我们尚不能以一个新概念取代它时，才对其进行必要改造。所改造的外国政治经济学概念，主要在具体经济矛盾的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层次，并以此作为规定中国经济国度特殊性、制度和体制层次矛盾，尤其是规定制度层次中主要经济矛盾的抽象核心概念的前提。这个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概念转化。

在规定抽象核心概念的同时，还要对更为一般的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层次进行概念规定或改造，以此作为从抽象到具体概念

转化、构建中国现实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的前导。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转化，也是中国现实经济矛盾概念体系形成的过程。其要点是依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在前导性的关于基本经济矛盾和商品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与改造之后，规定和展开中国经济国度特殊性的概念，进而规定制度层次主要经济矛盾的核心概念，以及制度层次其他矛盾的概念规定与论证，由此展开规定经济体制层次概念以及在从具体到抽象概念转化中已规定或改造的经济结构与运行机制、经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各层次概念。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对已规定或改造了的概念进行验证，并做必要的再改造。这样构建起来的以从抽象到具体概念转化为主干的概念体系，是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总体概括，也是据中国政治经济学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展示。依据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展开中国政治经济学主张的研究，探讨中国经济矛盾的演化趋势及其解决途径。

本文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任朝旺

The Theme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Stipulating the Conflict System in China's Economic Life

Liu Yongji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s well as its main content, is to establish its them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a's economy and its independent status under the guidance of its socialism, i.e. to stipulate the conflict system in China's economic life. This conflict system comprises of eight levels, rang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is featured by dialectical positive abstract methods, and is the subjective factor in the effectuation of its theme. Researches into this theme should be focused on defining concepts in the conflict system, and the current major mission for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work out the abstract core concepts that prescribe the major conflicts i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ism; theme; conflict system in China's economic life